



我与妻子离别热闹的都市，到江南山中生活。那年，我们俩加起来正好一百岁。

弹指之间，我们在这江南青山之阳，整整生活了七个春秋。送走一个又一个秋天，迎来一季又一季春光。我们由繁华都市的过客，成为地道的山中人。她收养些流浪的猫狗，读读书。我晴耕雨读，闲著文章，陆续出版些书籍。

我儿时迷恋武术，听老人们讲，武功高强的人，临死时非常难受。因为，他要化去身上的功力，尔后才能如同平常人一样离开人间。我后来未能修练成武林高手，一是没遇到名师，二是离别家乡，凭考学外出谋生亦谋爱，渐渐明了，人活于世，原本就艰难，何必死时再受那么多苦痛呢。

虽然未能学成功武，做个江湖侠客，但是，后来混迹省城时，也凭一支笔，采写天下文章，成为百姓心目中的苦难记者。一段时间里，仿佛只要我一动笔，便能化解人间苦痛，缓解许多委屈与伤害。曾经，有一天，多达三批穷苦人到报社，一家三代人给我下跪，鸣冤叫屈。渐渐的，诸多因素如山般压在我的心头。一个记者，



从乌兰浩特出发时，太阳已歇在半山坡。要一路向北，开到中国地图上鸡脖子位置，才算进入阿尔山。

一路的色彩，也从明黄、松花，渐渐过渡到枯黄。同行的朋友感慨：“难怪画家们需要写生，他们哪是在创造，明明是在白描，大自然的美远超过人类的想象力。”

东北真是辽阔。一望无际的杭盖草原，水洗碧空，草原上九曲十八弯的河道在深秋早已干涸，只剩下一群一群灰扑扑的牛或羊，像蒲公英的种子，稀稀拉拉飘落在苍茫大地上。

车窗外的太阳，刚才还是红彤彤，跟一个熟柿子似的；突然，倏地一下蹦进山谷，像个跳水高手，一点水花没溅，就消失不见了。黑夜如丝绒大幕，急匆匆想拉合上。我们在岭间疾驰，像小舟划过水面，瞬间水波无痕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司机突然一个刹车，大家也从昏睡中惊醒。原来，前方有边境检查。

小战士稚气未脱，先是一个标准军礼，然后接过我们递上的身份证。突然，惊喜地对身后战友大喊：“你老乡，长治的！”“你也长治的吗？哪个镇？”他们用乡音交流，同行的奶奶探头唤小战士：“明儿俺们就回，有东西要捎家不？”他笑着摇摇头，眼里分明有泪光。他的战友翻开一排大白牙，“把他捎回家得了，他老想家了！”一车人的证件检完，我们挥挥手，摇上车窗，又忍不住回头看一眼那个小战士，像一根钉子，坚定地钉在祖国的

山中又一秋

何显玉

浪狗在我屋檐下产下四只狗崽。寂寞的生活顿时热闹起来，一起相伴山中日月。入秋后，我们时常结伴入山里走走，漫无目的。很多时候，只是顺着一条小径，一直往山之深处走去。或远眺一片红枫、竹海，或聆听一池静水微波，捡几粒银杏果子，摘几颗叫不出名字的野果。狗狗们到山林间撒了野，跑个欢畅。我们都兴尽而返。

几度风雪，几度秋阳，来时荒凉的园子，现在春华秋实，一方荷池流光溢彩。房前屋后几块菜地，每次翻土时，都要捡掉许多石头，秋后悄悄烧灰粪堆攒底肥，土质越来越好。种瓜点豆，几场雨后，新苗破土而出。吃不完的蔬菜，连同园子果树上的果实，装进竹篮里，分送邻居。入深山，随手捡的花籽与小苗，埋在自家园子里。这里一簇，那里一片，红的，黄的，紫的，白的，煞是好看。

闲居山野间七个春秋了，我们夫妻在城里落下一身伤痛，渐渐调息过来，吃得香，睡得实，心无挂碍。现在偶尔进城，心里会发慌，吃了饭店里的美味佳肴，肚子便不舒服。恼得朋友们说，山里呆久了，人还变得娇气了，我们吃了不都没事吗？

又是一年秋去冬来，我在园子里采集了许多野生小黄花，亦如春天里采摘金银花一样，晒干了装瓶。去年秋天，友人来剪了许多，回城晒干了装瓶。秋季人内火旺，牙疼脑热，泡几朵小黄花喝，立马见效。这样貌不惊人的山间野菊花，好象不赶自然界热闹似的，百花凋零时节，独自芬芳，还能有益于人间。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罢，小黄花尽得风流。



何显玉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省城报社原首席记者。出版有散文集《茶溪听雨》《东圩埂》和长篇小说《漩涡》。现居九华山。

大兴安岭的秋

陶妍妍

一直走到小城边缘，看到一条碧蓝的河，河对岸是一排蓝色屋顶的平房，烟囱冒着炊烟，屋后的岭上，是大兴安岭著名的落叶松，像一条缎带，挂在天与地之间。

站在对岸，我突然对中国传统色中的一个称谓有了具体概念——岱赭。阿尔山其实没有山。

阿尔山位于内蒙新盟西北部，横跨大兴安岭的西南麓。老舍先生写过：“大兴安岭这个‘岭’字，跟秦岭的‘岭’可大不一样。这里的岭的确很多，横着的，顺着的，高点儿的，矮点儿的，长点儿的，短点儿的，每条岭都是那么温柔，谁也不孤峰突起，盛气凌人。”

所以，对一个从南方人来说，“岭”，最多是长满树的丘陵。

阿尔山全称“哈伦阿尔山”，蒙语，意思是“温泉”。这一地区曾有过强烈的火山活动，形成的阿尔山矿泉，是世界最大的功能性矿泉之一，仅1平方公里景区就有42个泉眼。所以阿尔山虽没什么高山，但湖很多——杜鹃湖、松叶湖、乌苏浪子湖、仙鹤湖、鹿鸣湖……

特别是阿尔山天池，是每个来阿尔山的人必打卡的。它和天山天池、长白山天池并称全国三大天池，但阿尔山天池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既没有入口，也没有出口；无论旱涝季，水位却始终保持不变；湖面面积达13.5公顷，但没人知道它到底有多深；而且周边的湖里都有鱼，但无数次在天池

放进鱼苗，最后什么都找不到……

有人说过，秋意越浓的地方，地气里也会带着一份郑重。

站在天池的瞭望塔上，蓝宝石一样的湖面下，水草业已枯黄；北方的榆树和旱柳很遒劲，五角枫猩红，白桦枝干如雪，大兴安岭落叶松泛着紫铜色的光芒……长林丰草的枯黄，火山岩的漆黑，在那些饱满到要溢出的秋色里，的确有着一份巍然的庄重。

晚上回到酒店，看到摄影师用无人机拍下的的天池照片。原来，阿尔山天池是心形的，就像泰坦尼克号里的那颗“海洋之心”，坠落在金色的大地上。

难怪，我在阿尔山的深秋里，感受到了一种地母般的结实与温柔。



陶妍妍，安徽作家协会会员，安徽网络作家协会副秘书长。出版过散文集若干。现居合肥。